

这不仅仅是一个栏目，
更是一群人的精神，一个时代

点燃 理想的日子

我与《东方时空》二十年

张洁 梁碧波 编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013032025

G229.24
05

点燃 理想的 日子

我与《东方时空》二十年

张洁 梁碧波 编著



G229.24
05



北航

C1639186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
Compan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点燃理想的日子：我与《东方时空》二十年 / 张洁，梁碧波编著.
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3.5
ISBN 978-7-108-04495-2

I. ①点… II. ①张… ②梁… III. ①中央电视台—电视节目—
概况 IV. ①G229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1692 号

责任编辑 王 竞
封扉设计 蔡立国
责任印制 郝德华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邮 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20.75
字 数 320 千字
定 价 38.00 元



《东方时空》全家福（1996年）。



大家正在审看《音乐电视》(1994年。左起：孙克文、沈纪、孙玉胜、主持人姜大海)。



1999年李岚清副总理到《焦点访谈》视察，正与评论部副主任张海潮握手。后排左起：编辑王旭东、谷源旭，记者再军、评论部副主任袁正明、崔永元，台长杨伟光。被挡住的是副台长李东生。



开播时的《东方之子》采访演艺界人士比较多，图为栏目组采访影星潘虹后合影。左起：摄影师江兵、编导罗芳华、录音师张文华、潘虹、出镜记者白岩松、编导乔艳琳。



紧张工作之余，他们也偶有欢聚。图为《生活空间》栏目组在镜泊湖休假时高唱“白白儿要参加红军”。两位着泳裤者为陈虹(中)和蒋巍(右一)(1994年7月)。



《焦点时刻》录制现场，水均益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（1996年6月18日，左上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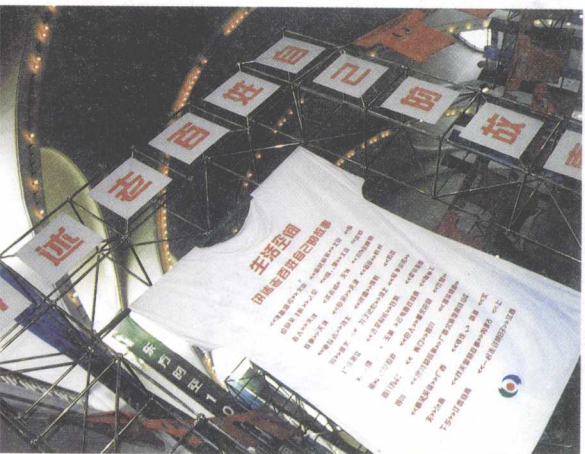
1994年，央视首次面向社会招聘人才。孙玉胜（中）和王坚平（右）正在监考。左边正在奋笔疾书的姑娘就是樊馨蔓，后来成了《生活空间》栏目的编导（1994年1月，左中）。

《东方之子》摄制组采访赵朴初先生后合影留念。摄制组左起：摄像黑子、编导乔艳琳、制片丁戈、甄宝明、出镜记者王志（1994年9月，左下）。



白岩松、水均益在主持联欢会，庆祝《东方时空》周岁，《焦点访谈》满月（1994年5月，右上）。

《生活空间》在法国参加纪录片电影节。左起：刘鸿彦、鄢蔓、陈虹、赛纳（1995年7月，右下）。



《东方时空》开播 1000 期观众日现场（1996 年）。

序：我给你我的青春，我给你我的寂寞

张洁

这是一本由个体生命记忆构成的书。

二十年前，一个名叫《东方时空》栏目的出现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，也改变了投入其中的许多“电视打工仔”的命运。我幸运地身在其中。这本书中所有的人，也与之紧密相连，无论时间长短，这段在《东方时空》共同梦想过、奋斗过的经历，已成为每一个人生命中最为珍贵的财富。

这本书起始于九集纪录片《点燃理想的日子——〈东方时空〉传奇》。纪录片中，我们一共采访了58位“战友”，其中有参与决策的台领导，有负责栏目创意的“七君子”，但大多数是“打工仔”身份的策划、编导、摄影、主持人。凭着这部纪录片，我们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相聚，也进行了一次超越二十年的总结和反省——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当年的创办者和“打工仔”都已步入中年，沿着脸上的皱纹穿越时空的年轮，他们是怎样看待那段日子？二十年前选择时的冲动、干起活儿来的激情，以及那样一种青春的挥掷与不离不弃的梦想，是怎样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甚至人生？《东方时空》的诞生，究竟怎样改变了他们的成长路向？……

几乎每一个访谈都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聊的话题也不断地深入，围绕着《东方时空》的创立和发展，围绕着曾经的激情和理想，围绕着成长的欢喜与疼痛。囿于时间和内容的限制，似乎一部纪录片无法全面展示这些颇有价值的深度访谈。从中挑选一些精彩的有代表性的访谈构成一本相对完整、相对独立的《东方时空》口述史遂成为共识，于是便有了我们面前的这本书：《我与〈东方时空〉二十年》。

书中的访谈者，涵盖了各个年龄、各个层面，既有当时正值盛年的创立者，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。因为年龄不同，个性迥异，每个人的讲述也各有特点。比如，《东方之子》的制片人、我的前老板时间传递的，不光是栏目的创办过程和体制突破，更重要的是做事的方式、做人的态度，应该怎样思考、怎样思想；而《焦点时刻》的一线记者陈耀文则是用一件件采访实例，阐述自己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成长，有得意的笑，也有痛苦的哭；周兵如今已成为纪录片“大片专业户”，当年辞职来到《东方时空》的时候，却是连床都睡不到的“北漂”；在“有些疏离”的水均益眼中，“说他们是‘北漂’都轻了，他们是一帮殉道者”；白岩松讲述了他整个成长的脉络，人生重要的几个阶段和几次选择，他喜欢那个时代，但是拒绝伤感和复制，他说，不能埋怨环境变了，体制的束缚之外，更多的其实是自己的选择，他的下一步，就是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。而杨伟光台长从最高决策者的角度讲述的过往，可能许多人至今都不知道……

这些鲜活的访谈镌刻着《东方时空》和《东方时空》人的成长，从一个又一个编导、策划、摄像、主持人、制片人的生命轨迹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读解到他们那颗不安分的渴盼自由和创造的心；读解到他们身上所负载的理想和价值观；读解到个人与团队、与时代的共生关系；读解到栏目成长、个人成长所必需的空气、养料和土壤。《东方时空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它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政治改革对意识形态的诉求；是媒体对时代进步的回应；是当时的媒体人对电视功能、自身价值的反思和认知，对受众需求的充分尊重和真诚表达。在蓄势待发的才情和胆识喷薄而出染红东方天际的时候，昭示的是中国社会对人的思想、人的精神、人的尊严、人的力量的充分肯定。

一个好的时代是激浊扬清、除弊立新的时代，是不断为生命解除桎梏，使人的思想力、生命力、创造力最大化迸发的时代。新闻是时代的镜子，媒体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，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东方时空》二十年聚合起来的个体回忆，不止于怀旧，不止于纪念。她是对青春的礼赞，对理想的呼唤，对自由的向往，对包容的赞美，对创造力的歌唱！

回首，是为了向历史汲取力量，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前行。

陈虻常引用纪伯伦的话：不要因为走得太远，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。

二十年前，我们为自由出发，我们为平等出发，我们为创造出发，我们为真实出发，我们为人的尊重出发，我们为美好的中国出发。

今天，我们抵达彼岸了吗？

今天，我们还能再次出发吗？

所有非凡都会归于平常，所有的激情都会回复平静，所有的点燃，都会慢慢熄灭。这是生命的轮回，还是哲学的注定？

既然是轮回，就有再度点燃的可能。

就能够，留住你！

我交给你 / 在你生前多年 / 在日落之际看见一朵枯黄玫瑰的记忆 / 我交给你对你自己的解释 / 有关你自己的理论 / 你确凿而惊人的故事 / 我给你我的寂寞 / 我的黑暗 / 我心灵的饥渴 / 我在尝试贿赂你 / 用无常 / 用危险 / 用失败

引自博尔赫斯《我用什么留住你》，献给我心中的《东方时空》。

2013.2.24 北京

目 录

序：我给你我的青春，我给你我的寂寞——张洁	1
1	
那是一个创新的年代——杨伟光访谈	3
注入血脉的隐形基因——梁晓涛访谈	15
走到哪儿都很自豪——童宁访谈	28
好像整个人都给了它——孙克文访谈	44
2	
把“宣传体”变成“传播体”——时间访谈	63
很庆幸赶上那段不正常的岁月——白岩松访谈	81
我们是靠业务吃饭的——王志访谈	99
从第一批“北漂”到“大片专业户”——周兵访谈	115

只提供好看的新闻，只培养一流的记者——张海潮访谈	13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有些梦想需要群体性的疯狂——章伟秋访谈	151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闯进电视的门外汉——水均益访谈	168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用品质说话，在节目中成长——陈耀文访谈	182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长到玻璃房顶的大树——李伦访谈	203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条挺好的接触社会的路——郝蔓访谈	218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生活空间》的历史使命——李晓旻访谈	235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对真实的追求：从纪录片到电影——李玉访谈	252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回归到一种平民的时代——林旭东访谈	269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——王坚平访谈	28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就像做了一个梦——雷婷访谈	305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记：点燃理想的日子——张洁	321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东方时空》： 真诚面对观众

那是一个创新的年代

杨伟光，1961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，1985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，主管新闻。1991年起任中央电视台台长，大力推行电视新闻改革。在其推动之下，诞生了《东方时空》、《焦点访谈》、《新闻调查》、《实话实说》等众多知名栏目。曾任国家广电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、全国政协第九届常委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电视家协会主席、中广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会长。2004年策划筹拍大型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，2012年策划制作大型神话剧《妈祖》。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。

谈热点问题，不能不涉及到批评

问：想请你谈谈《东方时空》为什么会在1993年出现？

杨伟光：1992年的时候主管宣传工作的是丁关根同志，他当时提出一个要求，就是新闻媒体要抓热点问题。因为通过对热点问题的报道，可以加强干群沟通，平衡老百姓的心态，有利于社会稳定。但这意味着就要涉及到批评不正之风、官僚主义、贪污腐败等问题。当时我们是只报喜不报忧的，好事情都报，

问题不许报。现在要谈热点问题，那就是既要报喜也要报忧，腐败，官僚主义，一些不良风气，这些东西要在电视上加以揭露、批评，这个行不行？

当时我一听到要抓热点问题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很大。历史经验证明，抓问题风险很大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传达这个精神的新闻局局长徐心华说，这个精神应该下正式的文件，要全国的媒体都知道，这样才能放心地贯彻执行这个精神。1993年春天，中宣部的文件里就写了这个内容，要求

媒体要注意报道热点问题。

为了贯彻这个精神，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一个小组，从各部门抽调了七位年轻同志，由孙玉胜当组长，负责策划热点栏目。当时就只有一个大概概念，就是热点问题，一天40分钟的节目时间，一开始策划组首先提出的是这个栏目的名字。

他们开始定的是《新太阳》，意思就是每天早晨起来都是新的一天。我考虑这可能会产生歧义，因为有一个老太阳，东方红，太阳升嘛，那你要是用《新太阳》，人家就会联想是不是否定了老太阳，否定了毛泽东，所以我说这个名字不好用。当时有人说这个栏目名字非常好，很新颖。后来我跟他们讲，不要坚持了，真正出毛病、有意见的话，他们肯定是找我，不是找你们，都是我负责。我让他们再多想一些栏目名字，拿来再商量。

后来他们又想了二十个左右，大部分都是一般化的名字，里面有一个《东方时空》，我一看眼睛就亮了，这个名字好。“东方”象征着中国这个文明古国，“时”有一种历史感和纵深感；“空”也是一种非常宏大、宽广的感觉。丁关根同志也觉得这个栏目名字不错，很有气势。节目组的同志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，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片头，给人耳目一

新的感觉。所以《东方时空》一开播，大家就感到中央电视台有了新气象。

问：《东方时空》为什么作为早间节目播出？

杨伟光：这个栏目放在什么时间播出？作为栏目的制作者，那些年轻同志都希望在黄金时段播出，但我考虑《焦点时刻》栏目的内容太敏感，批评不正之风，领导和群众能否接受？没有把握，所以我主张放到早上7点钟播出。这个意见一出来就哗然了。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8点钟才开始有节目。7点应该是听广播的时间，广播有一个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，也是名牌栏目，谁看电视啊，所以，大家都不太赞成。

我就告诉他们，热点问题比较难把握，我并不希望这个节目一开播就有很多人看，心里没底嘛，很多人看，要是出问题影响太大。所以还是先试验一段，先在7点播出；重播是中午1点钟，也不是好时段。所以等于是大家提出要黄金时段，我给了一个垃圾时间。最后大家都同意了，先把节目办好，探探路。

要改革就得冒风险，突破一些原有的规定

问：作为“统帅”，你是怎么选

“将”的？比如说，为什么选孙玉胜？

杨伟光：要敢于用人。当时要办新的栏目，怎么选人？首先是选老人还是年轻人？我主张选年轻人，优秀的年轻人。事实上这些年轻人也没有辜负我们的希望，他们做得很好。

孙玉胜开始是在做经济节目，思想比较活跃，比较解放，做了一些好节目，这样就提出要孙玉胜来挂帅，下面有些人也是他选的。当时我定的就是要选年轻人，年轻人思想框框少，可以放开。老同志多少年在框框里，逃不出这个框子，很难创新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，这也是《东方时空》成功的因素之一。

讲明要求以后放手让年轻人去策划，一般来说我们是尊重他们的意见的。我如果不同意，他们也可以讲不同意见，我也不烦，这样可以广开思路。允许人家讲话，允许人家坚持；敢于坚持不一定是坏事，如果真有理由，讲得通也可以。

问：当时你对《东方时空》提出了哪些要求？具体怎么确定栏目的定位呢？

杨伟光：《东方时空》里头有四个子栏目。《焦点时刻》这个是明确的，就是要抓热点问题。其他有一个《金曲榜》，每天有一首歌；还有《东方之

子》，介绍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有重要贡献的人物；还有一个是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，《生活空间》。后三个栏目的定位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确的。

开始《金曲榜》就是播一些流行歌曲，因为那时候流行歌曲新兴起，但是观众觉得流行歌曲格调比较低，有意见。当时这个栏目负责人是王坚平，我就找他，我说观众有意见了，你可以把早年著名经典的歌曲做成MTV。当时他也不反对，但是一直没动静，一次谈，两次谈，到第三次我说你再不改我就换将了。他说不是我不改，现在社会上做的MTV都是流行歌曲，别的他们不做，我自己也没有钱做。我说，那拨给你200万，两万元制作一首民族经典歌曲MTV，这样就制作了100首，《金曲榜》内容就比较丰富了，导向上大家也能够接受了。但是里面也还有部分流行歌曲保留了下来。

唱了一两首好歌就是《东方之子》了，《东方之子》开始采访的都是一些年轻人。我说这样不行，“东方之子”应该是对中华民族有重要贡献的人。比如人大常委、政协常委，还有各个领域的带头人，这些人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啊，有很大的成就，应该做这些人。第二个呢，要搞系列。如果你一年播出十二位科学家，每个月一位，影响不